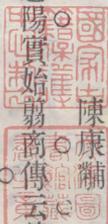


崇實書院課藝



翦商解



詩魯頌闕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太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案毛鄭異義孔穎達正義牽合爲一其說非是朱子作集傳亦宗鄭說於是斷商之說牢不可破而古公之寃乃不白於天下夫太王之遷岐何爲也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處之不得已也此可謂識太王之心矣安有當流離播越之際妄生覬覦神器之心此卽後世強藩跋扈尚不出此而謂聖人爲之邪且太王遷岐在殷王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小乙之時厥後武丁中興享國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立三十三祀雖春秋外傳及司馬遷書皆云帝甲淫亂而書稱祖甲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則其爲賢君也明矣攷太王壽百二十歲計其終身所事皆商之令主斷商之志何自而萌邪爲是說者非惟不忠抑亦不智且闕宮之詩何爲而作乎所以頌倍公也臣子之職陳詩以頌其君而因推本祖宗之德可也張而大之亦可也乃欲頌其君因舉祖宗陰謀異志公然暴之於篇章可乎不可乎且下文云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將謂文武纘篡奪之緒與周之至德何以稱焉或曰左氏宣十二年傳其翦以

賜諸侯注。剪削也。禮記文王世子不剪其類也。注。剪割截也。文選
西京賦而剪諸鶉首。注。翦盡也。夫曰削曰盡曰割截皆有斷誼。又
說文戈部戩字下引詩作戩。前之文从刀。苻聲。翦訓羽生於經爲
段借字。夫从刀从戈。例得相通。則許意亦訓爲斷也。今奈何舍訓
詁而求新解哉。曰非敢求新解也。謹以申毛氏之義而已。毛氏訓
翦爲齊。說本爾雅。齊者同也。左氏襄二十二年以受齊盟注一也。國語其君齊盟
齊俗。訓注。翦商者猶云與商同一大爾。毛氏之意。卽詩人之意也。若夫
訓翦爲斷。雖亦古誼。然而是經也。訓齊可也。所謂張而大之之詞
也。訓斷不可也。所謂舉祖宗陰謀異志公然暴之於篇章者也。太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二

王無是也。詩人亦無是也。吾是以服毛氏訓詁之精也。或據爾雅
釋詁之文
解。翦商爲勤商。夫舍毛公所引之爾雅而別申一解。何其好立異
邪。邵氏正義謂翦通踐。翦商謂踐修商政。說新而無理。均不取。
解宗毛傳爲義最長筆亦爽則

賜諸侯注。剪削也。禮記文王世子不剪其類也。注。剪割截也。文選
西京賦而剪諸鶉首。注。翦盡也。夫曰削曰盡曰割截皆有斷誼。又
說文戈部戩字下引詩作戩。前之文从刀。苻聲。翦訓羽生於經爲
段借字。夫从刀从戈。例得相通。則許意亦訓爲斷也。今奈何舍訓
詁而求新解哉。曰非敢求新解也。謹以申毛氏之義而已。毛氏訓
翦爲齊。說本爾雅。齊者同也。左氏襄二十二年以受齊盟注一也。國語其君齊盟
齊俗。訓注。翦商者猶云與商同一大爾。毛氏之意。卽詩人之意也。若夫
訓翦爲斷。雖亦古誼。然而是經也。訓齊可也。所謂張而大之之詞
也。訓斷不可也。所謂舉祖宗陰謀異志公然暴之於篇章者也。太

論語季子然章解

沂江明

弑父與君何等大逆。後世惟賈充成濟輩忍爲之。苟或之仕曹且不能從矣。况聖門高弟如仲由冉求者哉。而謂聖如夫子知弟如夫子。僅僅以是許由求也。抑何視由求之淺也。且何其視大臣之淺也。所謂大臣者。不必其弑逆也。苟一事不合於道。亦不能姑聽之。隱忍之。而必有以止之矣。止之若何。若伊尹者。能放太甲而使太甲悔過也。若周公者。能撻伯禽而使成王受教也。惟其有過人之材力。故能止之如此。由求雖政事才。不能如伊周之所爲。卽不得謂之大臣也。論語所載旅。秦山。伐顓臾諸事。皆在由求仕季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之時。其能止乎。其不能止乎。而可謂以道事君之大臣乎。君臣以義合。合則留。不合則去。如第以不可則止。謂卽拳身而退也。則匪特大臣當去。卽爲具臣者。亦豈宜貪戀祿位。相率而苟安耶。是故解此章者。當重讀止字。而讀從若縱字。曰所謂大臣者。平日以道事君。有所不可之事。則力能止之。使勿爲。今二子者。無此才力。僅可謂具臣耳。於是季子然以二子既不能此意。必縱恣。君欲一無所止者。曰然則縱之者。與夫子曰二子若於弑逆大故。固亦力能止之。而必不任縱之也。蓋從字正與止字相對。成文曰不從。原是弑逆已形。而第能顧名義而不從者也。輕詞也。曰不縱。則防閑於

未形使之無所縱恣而犯顏極諫猶後也其中亦具有學問焉重詞也如此方與二子身分有合而夫子之言乃鄭重出之矣孫氏示兒編於不可則止句亦言當作止之勿爲解而於從字義尙未見到是亦得其半而失其半者乎

一 洗舊說獨標新義高視大臣卽高視冉季二賢能令耳目聞

一 洗舊說獨標新義高視大臣卽高視冉季二賢能令耳目聞

未形使之無所縱恣而犯顏極諫猶後也其中亦具有學問焉重詞也如此方與二子身分有合而夫子之言乃鄭重出之矣孫氏示兒編於不可則止句亦言當作止之勿爲解而於從字義尙未見到是亦得其半而失其半者乎

正名之說聚訟者不一家。胡侍郎謂孔子爲政必當告於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不迎賸亦不君輒。而後正得以正。噫。爲人臣而必廢其君以沽己之直。使後世霜朽者流擅廢立之權。貽爲口實。自好者必不爲也。况聖人乎。使之爲政。因而廢之。返諸君臣之義安乎。不安。故蘇中丞之言曰。孔子爲政必不廢輒而立郢。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夫蒯賸爲靈公所立。未嘗爲靈公所廢。第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况蒯賸之罪。僅在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間。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居心則大。可原中丞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謂孔子爲政必將教輒迎賸似也。特以爲必教而使然。猶不免涉於迹耳。夫所謂聖人者。過化存神。使人日遷善而不知往者。孔子爲魯政時。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慎潰氏越境而徙。男尙忠信。女尙貞順。一變而至於道矣。向使爲衛君者。果假手夫子。舉國以從。漸漬乎仁敬孝慈之化。將必慝然內愧。發動其天良。思天下無無父之國。於是號泣以迎其父。致國請戮。蒯賸見輒之能如是也。亦必皇然自悟。謂國吾父之國也。得罪於父。何能復入。於是號泣而辭之。仍以命輒。輒乃自著其罪。惡告於天子。方伯請致國於父。賸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之仁孝。告於天子。方伯請得輒而爲之君。

輒不得已如後世太上皇之例尊贖爲太公率羣臣百姓備物致
禮焉如此則君臣之位正父子之恩全名正言順禮樂興而民其
庶有彥乎後世之君如唐肅宗者猜忌成性得李長源調護其間
猶能迎還上皇使朝廷翕然况盛德如我夫子其感化固不捷而
速也彼後儒無稽之談烏足以知聖人哉

解本陽明說深爲有見文筆亦爽朗

論語正名解

陳康黼

論語正名之說。朱子以爲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視舊注正百事之名之解。似於衛事較爲切近。竊謂聖人所謂正名者。正欲正其禰祖之名。非以禰祖之名爲不正也。蒯聵之出亡也。以其將殺南子也。是得罪於母也。得罪於母。猶得罪於父也。故靈公謂公子郢曰。子無子是靈公不以蒯聵爲世子也。不以爲世子而未嘗明言廢之。蓋爲南子諱焉。爾顧其心則以爲廢之也。故謂公子郢曰。將立女。雖然。立郢非正也。他日者。郢謂君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是郢亦知輒之當立也。衛人立輒是衛人亦知輒之當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七

立也。且是時聖門諸賢如子路子貢高柴輩俱仕衛。未有異辭。是諸賢亦知輒之當立也。輒之立是祖孫傳重也。傳重正也可名之。萬世者也。雖然。輒之立正矣。而立之名則未正。靈公未嘗明言廢世子。輒亦未嘗親受命於靈公。攷春秋傳靈死之歲。命公子郢爲後郢之辭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推郢之意。豈不以立後之禮當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私命耳。祇取辱也。命郢且私。其不命輒可知。靈死之日。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是南子第聞公命郢耳。其不命輒又可知。輒未得祖命。雖倫序當立。其所以號令國中者。終無以爲名也。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然則孔子所謂正

名者正欲正其禰祖之名非以禰祖之名爲不正也或曰使輒而
正其禰祖之名則拒父其可歟是奚可哉蓋禰祖之名一正則靈
必明言廢世子輒必親受命於靈公明言廢世子則蒯瞶必不急
於入國不急於入國則輒既受祖命而爲君其於蒯瞶以國養可
也由是則蒯瞶不爲衛國之君未嘗不爲衛君之父公義私情兩
無遺憾惡在以孫禰祖者遂爲不父其父哉自後世不明乎此惑
於父子相繼之說則夫太甲之嗣成湯桓王之嗣周平皆爲不父
其父歟則夫如明世宗之追崇本生稱興獻爲睿宗而又耐於太
廟者爲反得其正歟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語意新穎足備一說

論語正名馬鄭及朱子各異說而以朱子爲正朱子集註云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禘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此蓋以孔子正名爲將正拒父禘祖之名也顧禘祖之名易正拒父之名不易正商太丁先成湯卒其弟又祇四年二年湯孫太甲遂嗣湯而立周平王太子洩父早卒其子桓王亦嗣平王而立是皆足爲禘祖證禘祖者猶言承祖也毛氏稽求篇謂必三年吉禘然後遷新主於禘此時出公立未一年不可遽謂之禘祖斯其說亦固矣至其拒父之名則固萬萬無可解者也春秋哀二年衛靈公卒而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九

出公輒嗣立是時齊晉爭霸而衛附齊晉人遂挾衛世子蒯聵以俊衛觀夫書納蒯聵以晉爲主書圍戚以齊爲主其事可見意晉以納君爲名衛卽以拒晉爲名故衛廷諸臣無不以拒之爲能事而聖門弟子亦屢以爲衛君問歟不知衛與晉敵也而蒯聵於出公實父也晉納之而衛拒之拒晉不啻拒父也且出公嗣立公羊謂受靈公命左氏謂未受靈公命其說皆無足深辨顧蒯聵爲靈公子出公爲蒯聵子卽已受命而以祖命加其父父固不敢違祖子獨可以抗父乎然則出公必以國讓父乎曰是又不然蒯聵以獲罪出奔未奉父命而爭國於其子其不當爲君明甚獨出公以

子拒之而猶託名於拒晉此于古人倫之大變而聖人所亟欲正者也正之奈何亦各全其父子而已憚氏敬曰蒯贖不可為衛之君而可為衛君之父又曰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贖宜逐宜逐奈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贖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蒯贖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斯誠仁盡義至之言而善體乎聖心者矣若馬為正百事之名鄭以名作字字解雖皆各有所本然於衛事未合故置之不論云

立論明確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十



少者矣昔漢高五百華之谷腹以善其不中職器皆谷許泐木
可憐報谷報則谷以國養而外其情不
何辭良不入國可也五無難父于六谷思出公不五根沐宜琳
君而何過過善公父天曰五靈公父于六谷思思報宜逐宜逐
谷也而谷報則谷以國養而外其情不
下則之則賦也谷報則谷以國養而外其情不

匏瓜繫而不食解

忻江明

正字通瓜之類有甘苦甘曰瓠苦曰匏魯語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大率匏之爲物不可食而可繫以濟水故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明可繫而不可食也若然則朱子之注匏瓜繫而不食於義無取矣其曰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意蓋從何注而小變之何注云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一處二字已屬添設然猶指人不食而言之若朱子曰不能飲食則竟指匏瓜自不食而言之朱子文集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顧瓜之不能自爲飲食夫人知之矣而獨言之於匏豈劉勰所謂口非匏瓜不得不食朱子固有取爾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十一

耶此吾所不解也朱子之注匏葉詩也謂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濟水而已二語正可爲此章注腳何以舍此而別求其說豈見濟而知匏之可繫不見濟而卽不知匏之可繫乎此又所不解也夫聖人之爲是言正謂吾之出處非執一偏不當如匏瓜之祇可繫而不可食蓋繫匏涉水古人常事其時夫子目中所適有匏瓜故如是云云必非故取匏瓜而言之如見苗而卽言不秀不實見瓠而卽嘆曰瓠哉原壤夷俟而手中適有杖卽叩以杖亦非故取苗與瓠而言之故取杖而叩之也此意可於數虛字中理會得之若皇侃疏以爲天星尤屬穿鑿韓昌黎論語筆解楊升庵丹鉛

總錄亦取匏葉之詩而未盡其說故別爲解以補前人所未及
明快以詩集傳證此注最爲確當一經駁問雖微公亦不能自
解也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士



類出

即對以精筆重寫此詩最爲難當一經駁問雖微公亦不能自
解也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解

陳仲祐

大雅靈臺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云攻作也不日成之不日有成也鄭箋云不設日期而成之正義傳箋合述以箋爲申傳朱子謂不日不終日也文王方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故不終日而成也此外惟文選東京賦成之不日薛綜注云不用一日而卽成之意與朱子同夫朱子特欲釋靈臺二字謂如神靈之所爲耳故解以不終日而成究之趨工者雖眾而工作自有次第豈有不終日而成之理且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德爲神積神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七

爲靈是也朱子謂如神靈之靈遂以不終日爲訓然於事理無當也按攻卽工之假借字毛氏之訓作者以例不破字故卽注以見其意至訓不日爲不設日期古多同之者賈誼引此詩而釋之曰弗期而成趙岐孟子注曰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章昭國語注云不課以時日說均與鄭箋合孔叢子雖僞書而言之近理者當有所據孔子答陳惠公云民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此非鄭箋之所本乎蓋古者工事之興上必預立期日左傳宣十一年蒞艾獵城沂量工命日昭十三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皆預立期日之證詩言文王愛民下令作臺而並不預

立期日聽庶民自來成之故足稱耳徐舍人山中學詩記云靈臺
非蜃樓未有倏然而可成者也其駭集傳最明晰至釋攻爲攻位
成爲位成據召誥以爲斷夫上旣曰經始矣旣曰經之營之矣茲
復曰攻位成位詩人不因若是之瑣也且召誥之攻位太保實經
營之茲則西伯一臺並無監視工作之官而一任庶民自攻之亦
覺其無當矣

引据明確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古



其發雖未言然而可思也其類聚稍異則湖至博文爲文好
立期日聽庶民自來成之故足稱耳徐舍人山中學詩記云靈臺

參天兩地解

鄒宸筮

易說卦參天兩地諸說紛紛竊謂當循經義以明其指繫辭傳皆言易之爲書此篇說卦提要在聖人之作易既幽贊神明而生蓍有著因有數有數而可以立卦故接言參天兩地蓋參兩非數數在天之三地之二參兩云者參之兩之也非與天參與地兩也參之天數三兩之地數二而數可準此以推此蓍之用也參本作爨象下之久而會意兩本作罔象中之久而會意傳寫而省作參而混作兩鄉書可按也參天之數兩地之數而奇耦呈陰陽定故曰而倚數此聖人參天兩地之本指也諸說於所以參之兩之者多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未明宜其有鞶韉也請得而詳之王弼云參奇也兩耦也其所謂奇乃指七九而不言三所謂耦乃指六八而不言二故不明正義因引馬融王肅說皆從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得三合一三與五地得兩合二與四言三言二仍未明又引鄭君說天地之數備於十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言參之兩之矣而終不明孔穎達乃申之云此生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明用蓍得數而布以爲卦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兩是耦之始三是奇之初且及張氏云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而終莫明參天兩地之指虞易

則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說更支離。崔憬之言曰起天三而立三數五數九數從三順配四陽卦地從二起而立二數十數六數從兩逆配四陰卦近之矣而實未盡程傳不言數朱子本義則謂天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三地方者二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二較前諸說爲明而今江慎修又益以圖書會通之論影矣而於經旨果明乎維近人王夫之以爲參之兩之從而分析以數之也天本無三地亦非二以形言天大而地小以氣言陽盈而陰虛此聖人所以參數天兩數地而諸數皆倚此以起又曰天地有數參之兩之者人此則與經旨實相脗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七

合而觚生管見亦足以發明矣抑嘗恭讀

御纂周易諸編而知參天兩地中有理學有象學有算學錯綜變化俱於參之兩之推衍不窮而未嘗於經旨有所缺漏增益是則易之所爲廣矣大矣者也

釋參兩字義歸本許書可謂獨抒己見以下駁斥諸家自見者然理解

海濱廣斥解

章本徵

尙書有古文今文僞古文之別欲通其訓當先別其文如禹貢青州之言海濱廣斥鄭康成治古文尙書作海潁廣斥注曰潁謂地鹹鹵近儒江氏集注从之史記作海濱廣潟厥田斥鹵徐廣曰潟一作澤又作斥漢志作海潁廣潟師古曰潟鹵鹹之地此兼采今文尙書也枚傳之僞古文作海濱廣斥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則管綜而核之濱潁濱潁皆古今字廣與斥有篆隸之變均無足深辨而惟斥與潟爲不可通攷其異文惟史記最合但潟斥二字上下句傳寫移易耳其文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七

當作海濱廣斥厥田潟鹵近儒段氏撰異謂夏本紀誤謄史記述禹貢厥皆作其不應此獨曰厥蓋斥鹵係潟字之注以厥田上下爲句厥乃其字之誤竊意段說恐非原委徧攷字書經傳無以斥爲鹵者惟漢書刑法志除山川沈斥臣瓚曰沈斥水田潟鹵也師古曰斥鹹鹵之地與注地理志之潟字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正義曰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可知此皆本之於禹貢以斥爲鹵禹貢之外無可證據左傳正義及近儒胡氏錕指又引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鹵省象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然鹵从鹵省則曰西方謂之鹵乎如果東方謂之

斥則宜於斥。篆下訓爲東方鹹地也。庶與鹵字轉相爲訓。何以許書於庶。篆下但云卻屋也。並未添入一曰東方鹹地也。卻屋之義引申之爲斥。遂爲充斥。亦不能引申之爲鹹地也。東方謂之斥。一語知二徐必有誤處。然則斥者何也。以爲遠也。見於漢書天文志注以爲廣也。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傳注以斥斥爲廣大之貌也。見於文選吳都賦注皆與說文卻屋義相表裏。海濱廣斥者言海濱之處。其地廣遠也。廣與斥爲對文字。卽正義海畔迴闊之謂也。厥田鴻鹵卽正義地皆斥鹵之謂也。自古文及僞古文漏寫厥田鴻鹵四字而後儒於是。以斥謂與鴻通而不知非也。如正義云云是。

當以漢濱廣三字爲一讀。斥字自爲句矣。斷非文法至枚傳言復其斥鹵攷書傳無有以廣字訓爲復者。則更不可通矣。鄭君當時所見亦必鴻字。恐係後世傳寫者失之耳。金氏履祥曰。斥鹵可煮爲鹽。林氏之奇曰。海濱之上。彌望皆斥鹵。自來解者皆以斥鹵爲對文。是以近儒多从之。陳氏樸園今文尙書經說攷云。古字斥與鴻通。亦竊以爲不然也。至鴻之爲地鹹鹵。廣韻云。鴻鹹土。玉篇云。鴻鹵亦切。或鹵字。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鹹鴻。用鉅。注云。鴻鹵也。漢書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爲鹵。兮生稻梁。芻卽鴻字。此則明以鴻鹵對文矣。蓋禹貢之青州。卽春秋之齊地。爾雅釋地。齊有海。

隅○郝○氏○義○疏○引○管○子○所○謂○渠○展○之○鹽○是○也○昔○太○公○以○齊○地○負○海○島○
 鹵○少○五○穀○適○通○魚○鹽○之○利○至○桓○公○管○仲○復○修○其○業○通○其○利○於○東○萊○
 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故○云○廣○斥○然○齊○通○魚○鹽○之○利○其○實○
 原○於○禹○時○青○州○標○土○產○爲○天○下○萬○世○貢○鹽○記○其○始○也○
 獨○杼○已○見○迥○異○鈔○胥○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九



書林日異賦吳楚賢

淵○然○得○頌○昔○伊○思○注○豈○意○天○下○萬○世○竟○習○頌○其○哉○也○
 以○三○面○指○公○輸○生○不○下○二○千○里○故○云○廣○斥○然○齊○通○魚○鹽○之○利○其○實○
 原○於○禹○時○青○州○標○土○產○爲○天○下○萬○世○貢○鹽○記○其○始○也○
 獨○杼○已○見○迥○異○鈔○胥○

禹貢紀青州之域有曰海濱廣斥。孔傳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引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蔡仲默書傳謂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自漢迄宋治經之家訓詁綦詳。至若斥爲鹹土可煮鹽。林少穎特申其解。登州之千里長沙。金仁山確指其地開鹽利以爲貢鹽。張本茅氏復融會經文引伸其說。曲暢旁通。各抒己見。於經義頗能闡發。然則禹貢書此表其地形標其土質。其有取乎地之多鹽而足爲貢獻之資也。審矣。論者謂土復其性。海濱之州皆然。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辛

三

孔傳之解似於經文無當。不知青州之境跨海爲界。當洪水橫流。浩無津涯。土失其性。必不能疑結成鹽。觀水經注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水暴雨澍甘潦奔洑。則鹽池用耗。是洪水之爲害於鹽所關甚鉅。自禹決川距海。瀕海之區。水不汜濫。土之斥鹵者仍復其舊性而生鹽。此理勢自然。無可疑者也。故本經云厥貢鹽絺。所貢之鹽固卽斥鹵之地所生者。孔傳之解始引而不發。云其所謂廣者乃東西之地形也。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輪。禮記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考青州東萊之境斗入海中。長八九百里。以三而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而

且舜所置之營州禹貢亦合於青州其地今爲奉天錦州地又兼朝鮮一國之境濱於海者大矣更不能以道里計也非若他州鹹土僅在沿邊一帶冀充徐不過數百里揚據禹跡所及亦不過千餘里是則青之一州實兼數州之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其地形廣袤有倍蓰於他州者經故特書之以表其地形之異歟斥說文作厖史記漢書並作馮蓋青州之土有二種與他州異平地則色白而性填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經於海濱宜乎特標其土質也或又謂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似不相干然海濱鹹地惟蘆生之可充薪芻以給煮鹽之用故卽以薪芻所生言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之未見斥之有殊於鹵也觀於東方謂斥西方謂鹵正義引說文爲證確不可易蓋斥與鹵均爲鹹地其曰斥曰鹵特就東西而異其名非斥鹵之眞有異釋耳鄭氏康成訓斥謂地鹹鹵最爲得之若夫爾雅十藪齊有臨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之殊不知青州之界東北跨海奄有朝鮮經所謂嶋夷既略者其廣斥奚止於此豈僅臨隅一藪足以當廣斥哉

援引纂詳詁義亦明確

三江既入解

陳廷揚

三江之說不一。惟當融會經文而折衷之。庶不至聚訟紛紜無所適從也。自來解三江者。多主鄭氏說。以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則是三江者。其下祇爲一江。而近時程徵君瑤田作禹貢三江考。竟力主其說。繪圖詳辨。凡數萬言。豈知禹貢三江皆言下流。三江必無言上流。三江之理。其言三江既入者。謂三江皆各分流入海。而震澤始能底定也。如經於導水。言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又曰東迤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雖未明言南江。則中江之南爲南江。入海無疑。可見三江之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各入海。豈得合三江而爲一江哉。若鄭氏說是岷江之左漢水來入之。岷江之右豫章水來入之。則所入者爲入江。非入海。以一最巨之江而受左右來入之水。挾漢與豫章鼓浪東行。如震澤與之相近在其下流。豈無泛濫橫溢之虞。而謂三江既入震澤其能底定乎。蓋三江之說。自當合酈氏水經注及班氏漢書地理志兩取其說。折衷以求。一當然。後三江之說可定。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水。經沔水篇多脫誤。當作沔水至石城縣分爲二。東北流。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

蓋爲南江。胡氏禹貢錐指曰：大江自西南來，石城界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最南爲南江；又東北至蕪湖枝，分上流荆溪，下流松江。中貫震澤，居二江之中，爲中江。其經流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者，最北爲北江。故阮文達公作南江考，其說亦與此合。而詳辨之，可謂卓識。於以知地理志丹陽郡石城下所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乃爲南江。班氏不知分江水卽古南江，而誤以松江當之。故於會稽郡下繫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中江則指香築五堰。江流始絕，此則班志之誤也。蓋漢吳縣地爲今蘇州府在。

大江之南，松江之北，與餘姚相去甚遠，自不容混。而酈注引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則兩合之，亦非矣。然其謂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合大溪，大溪水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貴長池水北注南江，其以分江水爲南江，則固確有可據。三江自當以胡氏諸家合水經地志之說爲定。至若庾仲初吳都賦注張守節史記正義、顧夷吳地志及近時王鳳生浙西水利備攷、王船山書經稗疏，皆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管緘若彭蠡三江說，辨之以爲遺大記小，與意巢湖爲彭蠡失正相同。又如郭璞爾雅注以岷江、浙江、松江爲三江，章昭國語注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

三江既入解

李翼鯤

蒙按三江之說紛如聚訟幾乎引不勝引糾不勝糾矣竊謂禹貢三江與職方三江無以異職方三江與地理志三江又無以異本無庸疑乃自鄭康成之說興則三江併作一江章宏嗣之說興則二江析爲三江於是乎出主入奴互相攻訐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紛紜膠轕迄無定論抑知三江之說以班孟堅爲最長据是說可以合經文可以合國語亦無不可以合水經注學者舍是將誰宗哉按地理志會稽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毗

陵下曰北江在北東入海胡氏錐指云今本漢書脫上一北字此據宋本增然則程氏三江考謂不言北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江始據誤丹陽蕪湖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而丹陽石

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南

江之源也蜀郡湔氐道下曰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

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北江之源也其不明

言南江北江者以源無是名故也蓋北江爲經瀆中江南江皆其

枝流禹貢職方三江之水道於是乎定雖然舉地理志之三江水

道以定禹貢職方聞者有不訝乎而抑知有不然者經曰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所謂入者乃入海非入震澤夫以震澤之大不能無

所洩明甚誠如蘇氏所謂三江發源上流則吳越之水獨鍾於震

澤勢必有泛濫之虞。則震澤又烏乎定。其不合經文一也。楊氏謂三江當求之於上流。則水在巴蜀而紀之揚域。其不合經文二也。揆斯二者。則震澤必有入海之瀆。而三江必爲揚域之川矣。今以漢志所言地望揆之。正與禹貢合導漾之北江。卽岷江。導江之中江。卽吳江。揆其文義。交相貫注。可以爲水道。彼此錯見之例。或曰禹貢有中江。北江。而獨略南江。則古無南江可知。班氏見有中江北。因自足之。漢志亦不合經文也。不知禹之治水。凡施功者。雖小而不忽。不施功者。雖大而不書。南江不見。正以禹無所施功耳。非必如孔傳所謂有中北。可以賅南也。要之。据入海之文。則中江北。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庚

江之道。定北江。中江之道。定則分江水爲南江。亦定。此班說之合經文也。抑又聞之。江與河異。以河之變遷。多江之變遷。少也。則以國語釋職。方無以異。卽以職方。溯禹貢。亦無以異也。按吳語曰。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於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卽經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內傳以爲笠澤。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韋注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四十里。準其地望。卽陽羨入海之水。此班說之合國語也。漢志言陽羨入海。特就北岸而言。按誌江入海處。多就南岸地名。如毘陵餘姚。是其例。而於中。

江獨就北岸地體例最爲精密何則中江南江本相近使陽羨入海移於南岸之婁則將與吳之南江溷卽此兩字書法尙不苟且古人著作之精如此然則北江中江按圖可稽而南江則不能瞭然於是核其故道以推尋餘姚入海之迹見鄙善長水經注中有其徵按註謂南江於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厯烏程餘姚二縣與浙江合浙江於餘姚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所逕之地善長厯厯可數則後魏以前其流固在也此班說之合水經注也嗟乎築五堰而中江之流絕捍海潮而南江之瀆廢雖曰江之變遷少以二水例之亦可概見矣然据班說而論合於禹貢國語水經注則知漢以前之三江固無大變遷吾故曰漢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毛

地理志之三江無異職方禹貢也
旁徵曲引具見苦心

南江嶺嶺嶺嶺嶺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厯烏程餘姚二縣與浙江合浙江於餘姚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所逕之地善長厯厯可數則後魏以前其流固在也此班說之合水經注也嗟乎築五堰而中江之流絕捍海潮而南江之瀆廢雖曰江之變遷少以二水例之亦可概見矣然据班說而論合於禹貢國語水經注則知漢以前之三江固無大變遷吾故曰漢崇實書院課藝

南江嶺嶺嶺嶺嶺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厯烏程餘姚二縣與浙江合浙江於餘姚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所逕之地善長厯厯可數則後魏以前其流固在也此班說之合水經注也嗟乎築五堰而中江之流絕捍海潮而南江之瀆廢雖曰江之變遷少以二水例之亦可概見矣然据班說而論合於禹貢國語水經注則知漢以前之三江固無大變遷吾故曰漢崇實書院課藝

南江嶺嶺嶺嶺嶺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厯烏程餘姚二縣與浙江合浙江於餘姚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所逕之地善長厯厯可數則後魏以前其流固在也此班說之合水經注也嗟乎築五堰而中江之流絕捍海潮而南江之瀆廢雖曰江之變遷少以二水例之亦可概見矣然据班說而論合於禹貢國語水經注則知漢以前之三江固無大變遷吾故曰漢崇實書院課藝

書三泰誓攷

范麟

尙書今古文之說聚訟久矣。而泰誓三篇爲尤甚。蓋以有西周古書之泰誓。有西漢所得之泰誓。有東晉所傳之泰誓。此說之所以歧也。近時說者。皆以東晉所傳者爲僞。而西漢所得者爲眞。謂西漢所得之泰誓。見於史記。引於董策。合於伏傳。許氏說文書稱孔氏。而所引皆在今文泰誓篇。則孔氏古文。與今文同。此錢竹汀之說。而以西漢所得者爲眞泰誓也。其以東晉所傳爲僞者。則閻百詩。惠定宇。王西莊諸人。皆嘗言之。吾謂西漢之泰誓。其可疑者有三。陸氏釋文謂得於宣帝本始中。其說雖未可信。然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移太常書。亦云泰誓後得。則必非相傳之舊。可疑一也。伏傳雖有白魚入舟之文。然何以不爲泰誓。作傳可疑二也。馬融謂淺露神怪。姑弗與論。然所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其說致確。可疑三也。錢氏信以爲眞。然則諸書所引者。亦將謂之僞泰誓耶。孫志祖謂民間所得止一篇。中下二篇。時已闕佚。故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多出此篇之外。然孔疏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則其書唐時猶存。未可謂之闕佚也。吾觀向歆父子及馬鄭諸儒。雖取泰誓之文。而別之以後得。則未嘗不致其疑。趙邠卿注孟子謂

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此爲定論後人不敢疑古人之所疑其識之不逮古人遠矣至東晉所傳之泰誓視今文爲較醇然其中如今朕必往而繫於王次河朔之後若崩厥角據孟子乃敘事之辭而入之武王口中他如乃汝世讐殄戮乃讐立說亦爲過當此類皆確有可議而以爲孔壁之真泰誓其誰信之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然則讀泰誓者自先秦傳記所引西周古書之外亦存而不論可矣

明辨以哲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此爲定論後人不敢疑古人之所疑其識之不逮古人遠矣至東晉所傳之泰誓視今文爲較醇然其中如今朕必往而繫於王次河朔之後若崩厥角據孟子乃敘事之辭而入之武王口中他如乃汝世讐殄戮乃讐立說亦爲過當此類皆確有可議而以爲孔壁之真泰誓其誰信之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然則讀泰誓者自先秦傳記所引西周古書之外亦存而不論可矣

竹閉緹滕解

鄒宸筮

詩惟毛傳厥誼最古。鄭箋以下，或伸或駁，總不出其範圍。秦風小戎三章於交鞮二弓之下，繼之云竹閉緹滕，蓋以明一鞮而納二弓，恐多損壞，故用竹閉緹以滕之。此閉字卽鞮字意。鞮在外，閉在內，鞮以韋爲之外，欲其柔閉以竹爲之內，欲其剛。故毛但云閉緹緹繩滕約也。朱子集傳不專主毛，而於閉釋以弓檠，謂檠弓體使正也。殊與毛傳同。其明了案毛以閉爲繼，蓋卽子犯所稱臣負羈繼之繼。考工記弓人注引此詩作鞮士喪禮，旣夕篇引作秘。古文則作柴，皆當如孔正義引說文訓繫，或爲柎，或通攢，從同。同小雅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角弓傳不善繼檠巧用繼檠同物，以其能持弓，則謂之檠，能縛弓，則謂之繼。此又見朱傳之不異毛傳矣。若夫緹繩說文訓以織帶帶，亦繩類。滕書有金滕，魯頌有綠滕。滕本有繩義，約義而旣對文，則不當與毛傳歧出。是閉緹緹繩滕約，毛所傳皆古誼耳。惟角弓勁而滑，竹又挺而滑，以竹爲弓閉而約之於弓裏，不將翩然反乎。蓋弓有張弛之別，士喪禮弓有秘，鄭注秘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夫弓在明器比於藏弓，弛而不用，可約其裏。若戎車之弓有張無弛，使亦弛而檠其裏，脫有急何所用。此稗疏之不可易者，而改爲馬韉則誤矣。惟孔氏謂置弓秘裏以繩繫之，因各秘爲繼緹滕是也。

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韉中也○云云○則得之諸儒於此○曾未之晰○而閉與緼滕紛如聚訟○則解所不必解爾

主毛義最確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注手義見前

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韉中也○云云○則得之諸儒於此○曾未之晰○而閉與緼滕紛如聚訟○則解所不必解爾

生民一詩詳述有部之發迹本於姜嫄而無一言及帝嚳則知嚳為嚳于嫄為嚳妃之說皆諸家之贅論也以武為迹以敏為拇以歆為動自康成以來多作是說而朱子以歆屬下句則合於爾雅釋訓曰履帝武敏朱子之所本也雅訓為周公之書而七十子之徒附益之以經解經古今通義此朱子之說所以高出於諸家歟何以知姜嫄非嚳妃也上古簡質雖不及後世皇后儀駕之盛而以天子之元妃躬郊祀之大典豈無清塵灑道待輦前馬之僕役而顧乃微行道上官步以當車哉况以嚳為嚳子則帝嚳有聖嗣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何以舍稷而立摯也帝堯有聖兄何必待舜而舉稷也譙周古史考云稷父微故不著名此可與生民之詩相印矣然則履神人之迹無父而生一代之祖不近於誕妄乎河圖禮緯史記列女傳竹書注之說姑以漢晉晚出置之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吳越春秋曰姜嫄觀巨人跡踐之而心動皆先秦之古書與詩義相合也諸家傳其說至聖編為經豈無故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也考之後世若漢高之生於龍若朱蒙之生於日若力微詰汾之無母家舅家皆諸史所稱道亦可為履帝武敏之一證我

國○家○肇○迹○東○方○傳○祚○洪○遠○而○追○原○
 初○祖○實○為○天○女○之○所○生○
 高○宗○盛○京○賦○云○帝○賜○姓○為○覺○羅○是○知○神○靈○首○出○前○後○若○合○符○節○不○
 必○以○識○緯○術○數○之○說○貢○疑○於○三○百○篇○也○
 有○議○論○有○證○佐○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音類編序

必以類編而製女篇百張然三百篇也

新宗盛京賦云帝賜姓為覺羅是知神靈首出前後若合符節不

國脈實為天女所生

國家肇迹東方傳祚洪遠而追原

履帝武敏歆解

陳廷揚

巨跡之說諸家聚訟紛紜說經者每多从毛難鄭然攷毛傳以帝
爲高辛氏謂履高辛氏之跡而敏疾果爾何以解於后稷見棄之
故且毛又曰從夫禋祀求子得子因故棄之以顯靈異夫既求子
得子而試墮地之子於再三必死之地則於情不協旣明知其靈
異而猶敢棄之則於理亦不協自當以鄭義爲長蓋履者迹也敏
者拇也見於爾雅釋訓其說最古其他如列子如吳越春秋如春
秋繁露如河圖禮緯如白虎通皆周秦以來古書亦厯言履跡確
有可憑惟如三家詩說公羊說史記諸家乃有無父生子之說謂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古之神聖皆感天而生故稱天子其說未免近於怪誕雖大電繞
斗附寶實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顛頊亦未有昌言其無父
者况鄭箋一則曰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戒肅不復御是
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何得疑履跡者爲無父而生哉蓋此
句自當从鄭義作履帝武敏歆爲句以王逸楚辭注賈公彥周禮
疏皆引履帝武敏歆可證不當从毛義作履帝武敏而以歆字屬
下強改經文爲歆介攸止也姜嫄從高辛氏往祀以祓無子見大
人之跡於野而履其拇中心歆然而有所感祀畢而歸因介高辛
氏而止之介者迎也止者宿也高辛與姜嫄同止正以言其人道

之感也是可知后稷固非無父而生而姜嫄之心實深以履跡爲異矣諸家未明后稷見棄之故於是如劉向列女傳乃謂姜嫄有邠氏女當在母家不夫而姪者或有謂先生如達蓋因稷形似羊如庖犧牛首蛇身以怪異致棄者或又謂高辛卽摯帝摯九載諸侯伐之而立唐侯稷之生也不先不後適值大亂之際而免身故生子棄之草莽者且又謂怪其生之過易而棄之者至如馬融王肅則謂稷遺腹所生爲眾嫌疑故姜嫄特棄之以顯其神者諸說皆望文生義未免穿鑿夫姜嫄爲帝摯之妃見於大載世本諸書者不一何得謂在母家而無夫又何得謂高辛卽帝摯若稷形似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羊○古○藉○何○以○無○載○之○者○如○因○生○之○易○而○棄○之○則○生○子○必○難○產○而○後○育○之○乎○遺○腹○之○說○王○基○馬○昭○已○詳○闕○之○更○無○論○矣○殊○不○知○后○稷○見○棄○之○故○不○特○因○履○迹○之○異○實○更○在○先○生○如○達○后○稷○呱○矣○二○句○攷○初○學○記○及○藝○文○類○聚○皆○引○說○文○曰○牽○七○月○生○羔○也○牽○卽○達○然○則○先○生○如○達○謂○稷○七○月○而○生○與○堯○姪○十○四○月○同○一○奇○異○不○圻○不○副○指○胞○衣○而○言○謂○如○羊○之○生○連○胞○而○下○因○其○墮○地○不○啼○形○如○卵○然○而○棄○之○及○至○鳥○去○而○呱○厥○聲○載○路○而○始○收○養○之○也○蓋○后○稷○之○棄○其○始○實○因○巨○跡○其○後○實○因○如○達○履○武○之○說○當○从○鄭○義○不○當○从○毛○義○洵○可○無○疑○矣○

明辨以哲

衛俘衛寶解

鄭德瑄

春秋莊六年左氏經齊人來歸衛俘傳作衛寶公穀則經傳皆作寶胡傳引書典寶序俘厥寶玉以爲俘者正文寶者釋詞似俘字當讀如字不知納朔取賂是賂非俘且釋經自有體例傳果以寶釋俘何不直揭之曰齊人來歸衛俘寶也如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之類皆先敘經文後繫釋詞使人一覽了然而顧爲是歧出以滋疑寶乎杜預注疑經文有誤正義則以保古通寶疑俘乃保字之訛仁和趙徵君坦春秋異文箋主其說歷引孟喜易鐘鼎欵識史記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三

隸續等書其證保寶之相通說固甚塙惟以俘爲僞字則第識保可通於寶而不知俘可段爲保也金壇段氏玉裁說文注俘字下云俘字聲寶缶聲古音同在尤幽部經用段借字傳用正字其斷俘爲寶之段借字說亦甚塙惟必取證於字缶之同部則但據字缶之有可相通而轉忘俘保之本可相段也今按說文字下有重文采則采卽字字矣保下有重文保則保卽保字矣采卽字字故俘亦可讀爲保保卽保字故保亦可段爲俘若但據字缶之相通則字采亦同部字與包字竝在古音三部此數字往往可段借爲之如囊以缶得聲蠹以囊得聲而蠹卽呼之本字字書無蒸也

見詩韓奕篇正義所引而魚實焮之異文此字缶之相通也韓奕篇魚字今段魚爲之則缶又通於包矣呂氏春秋焮人卽庖人說文飽重文餘蓋从古文字字推之桴枹桴枹髀胞等字則字又通於包矣說文裘係省聲今隸變作衰亦作衰經典或借袍字爲之如哀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則包又通於裘係矣凡此數字本屬展轉相通段氏求之於聲非不確有所見然要不能讀字爲缶卽不能讀俘爲寶則何若讀俘爲係之較爲直截乎左氏蓋以段俘爲係人所共知故經傳異文不嫌歧出而不虞後人之叢其疑也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毛

疏証詳明深合經義

見詩韓奕篇正義所引而魚實焮之異文此字缶之相通也韓奕篇魚字今段魚爲之則缶又通於包矣呂氏春秋焮人卽庖人說文飽重文餘蓋从古文字字推之桴枹桴枹髀胞等字則字又通於包矣說文裘係省聲今隸變作衰亦作衰經典或借袍字爲之如哀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則包又通於裘係矣凡此數字本屬展轉相通段氏求之於聲非不確有所見然要不能讀字爲缶卽不能讀俘爲寶則何若讀俘爲係之較爲直截乎左氏蓋以段俘爲係人所共知故經傳異文不嫌歧出而不虞後人之叢其疑也

衛俘衛寶解

朱鈞年

左氏公穀三傳並行優劣互見而最優無劣者則莫如左氏之經。非以其出於聖人遂曲爲之回護也。蓋不惡而嚴者春秋之本旨。隱惡揚善者聖人之居心。周室旣興列國中時有違命貪利之事。而見於記載每不忍顯揭而明言。况魯係父母之邦尤聖人所宜諱哉。故下語措辭別存深意。有令人疑其爲誤而其實並無一誤者。如莊公六年冬經載齊人來歸衛俘而左傳及公穀兩傳皆云齊人來歸衛寶。夫俘者囚也。寶者玉物之凡名也。三傳皆作寶。一經獨曰俘。杜氏斷之謂誤似非妄言。且凡物之來必有其故。當其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美

時衛朔反國實藉齊魯之力以成。故衛以寶報齊而齊讓寶來魯。則衛寶者衛賂也。天下豈有酬人之德而以俘囚爲賂遺者。是經之錯誤益顯而易見矣。孔氏正義以聖人著作決無舛訛而謂寶與保古字通用。說文保从人从宀省从呆。古文不省則以古保字代寶字而形迹絕似於俘。因而致誤。是非特三傳作衛寶卽春秋何嘗作衛俘哉。而豈知軍中所獲寶俘並稱。案爾雅註俘取也。又尙書序云湯旣勝夏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誌俘獲者直以典寶名篇。由是言之俘卽是寶。寶亦云俘。三傳從其質曰衛寶著魯之違命貪利所以示創懲也。聖人變其文曰衛俘寓尊親之諱於筆削。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解

鄒宸筮

日言出則月亦當言出月言生則日亦當言生或者日既言出而生可知月既言生而出可知媾文也亦互文耳不知日祇宜言出不當言生月祇宜言生不當言出出與入對出於東者入於而也日固生於地而光升見於東故日出於東生與死對月亦生於地而光旋沒於東故日生於西出者擄入而言生者據死而言也戴記祭義篇因大報天而主日配月遂言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又言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乃爲其常以代明而致天下之和特申之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似出卽生生卽出而不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罕

知日者天之光氣本乎陽陽固不必言生月亦天之光氣本乎陰陰固不必言出此出乃出行之出此生乃生存之生出之爲言其光乍明也猶人之出而將行也夫是之謂出卽易帝出_{乎震}之出_息之爲言其光正明也猶人之生而獲存也夫是之謂生卽易中消_息初非以出與生互文見義云爾鄒書東動也从日在木中至旦乃出也爾雅云東至日所出爲泰平是也書有寅賓出日之文卽有寅饒納日之文納者入也於東而賓之謂其出也於西而饒之謂其入也入於西故言出於東也鄒書西鳥巢上而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揚子法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載魄生也終魄

死也。死於東。故言生於西也。書曰：始生魄，旁死魄，是也。此日出於東，月生於西之本義也。以其申言日月之祭，故說禮家可不煩言而易為俗說所蒙，用特正之。

詮釋生字稿有見地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聖



益巽生字辭齊貝賦

而長益益類變用卦五

東月生於西之本義也

以其申言日月之祭故說禮家可不煩言而易為俗說所蒙用特正之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解

周振翰

謹案禮記祭義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明上文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之義也然日出於東夫人知之月生於西自來不得其解蒙謂解經宜尊鄭康成於此無說而禮器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注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又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注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與此經合但彼注日出西方而東行出字必生字之訛孔穎達伸康成之說謂日旦出自東方故自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下句出字蓋亦淺人妄加生出並言不嫌詞之重複乎且彼經上文亦云大明生於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聖

東月生於西不言出於西也如以月見西方爲月出西方是誤以月之入爲出矣不更謬乎日出於東月生於西蓋據陰陽之正位言之日出東方從地上西行而入於地下月生於西從地下東行而出於地上故鄭康成謂日出東方而西行月生西方而東行今俞曲園先生以爲卽古渾天家說是也詳見羣經平議張氏禮記鄭注考異不明乎此而據山井鼎說謂鄭注月生西方生乃出之誤將謂彼經上文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與此經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兩處上字亦出之誤歟其愈穿鑿卽愈支離而鄭義晦經義亦因之而晦矣特卽鄭注而申明之如此

宗鄭說筆亦老當

皇清書院課藝

卷三

聖



圭璋特達解

鄒宸筮

禮經聘義以聘重玉引孔子論玉以終其篇上言玉之爲仁爲知爲義爲禮樂忠信爲天地乃以圭璋特達總表其德圭璋玉之尤重者惟其有七德故聘用特達不復加幣帛皮馬竊以此訓孔子實本禮器圭璋特一言禮器下有琥璜爵斝與特對故特字下無文孔子因以達申之此達字與本文上段旁達之達又大同而小異上意在顯此意在獻則特達二字固當鄭重而分明之今請先言圭璋案圭从重土會意古文从玉作珪天子有大圭曰終葵上下皆方長三尺鎮圭長尺二寸亦曰珍圭曰玠圭又有穀圭琬圭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器

炎圭及諸侯之命圭瑒圭則公桓圭長九寸侯信圭伯躬圭長七寸皆兌上或曰上圓下方皆命圭執以朝天子瑒圭則用以聘至於璋之言明祇半圭耳然半其尺寸非半其形質也皆爲瑞玉得與圭並重聘時用之儀禮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所謂受夫人之聘璋是也其制則周禮考工玉人所謂璋邸射素功者是而說文以朴特連文从牛寺聲謂之牛父蓋以言乎其獨也故本經有郊特牲書有格於藝祖用特儀禮士昏禮有其實特豚晉語有子爲我具特羊廣雅釋詁特獨也卽此義轉注爲植同若轉而爲第爲但爲直爲徒則尙隔總之無耦曰特者近是圭璋玉之至貴

非他物所能加。故聘則獨用而不並用。用卽達之謂。而孔子重其辭。曰特達者。達通也。聘以通敬。使達其敬意也。則說文行不相遇之義。不當據以詁此達字。而他何論。卽上文乎尹旁達之達。亦微有別。雖上乎讀如浮。尹讀如竹。箭之筠。卽書顧命敷重筍席之筍。故俗作筍。乎卽指孝甲之在上者而言。亦取譬於物。而旁達云者。實以玉之采色顯溢。不相隱翳。故似信德。旁達舉玉之一德。言特達舉玉之全德。言故下緊接曰德也。旁達之達。輕特達之達。重其特達。知惟德全者無所不達。不有所須而成。如君子之德無特乎外飾也。而達字無餘蘊矣。然則其爲特達也。如之何。曰無論禮

器之別。以琥璜爵也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矣。琮以錦矣。見於聘禮第在行享。非在朝聘。小行人以玉合六幣。圭以馬。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又璋以皮。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惟圭璋特升。卽達也。非圭璋特達之謂。而奚謂善夫。近人孫氏集解之解。圭璋特云。特有二義。朝聘用圭璋。無束帛之藉。一也。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堂。二也。上是正義。下是兼義。蓋備物致敬云爾。非敢以他物加於圭璋也。蒙謂孔子之訓。本於禮器。圭璋特。僚於彼。卽僚於此矣。後世或稱人以圭璋特達之品。猶之斷章取義云爾。試轉比玉於德。猶之孔子之聖。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云爾。圭璋

之玉德全乎七。下此皆輸其純粹以精誠。玉之尤貴者是其特達也。固宜。

詳明礪鑿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哭



也固宜

之王德全乎七。下此皆輸其純粹以精誠。玉之尤貴者是其特達也。固宜。

犧尊制器音義考

竺磨祥

犧尊義有三音有二文異有四其器之制度即可於音義揣之詩
闕宮犧尊將將傳云犧尊有莎飾也正義曰犧尊沙羽飾禮記犧
尊疏布鼎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
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
尊其形婆娑然此以犧尊爲飾以沙羽者一義也王肅云大和中
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春秋定
十年正義云阮誥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此以犧尊爲作牛形者
二義也鄭司農云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此又與前二說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七

異而獨以爲翡翠飾然與飾以沙羽意稍近而與作犧牛形者遠
矣此三義也至於音則鄭讀素河反王讀許宜反陸氏釋文謂毛
宜同鄭是犧有義莎二音也蓋鄭讀如莎者爲義無取於犧字犧
特獻之段借耳故音素河反王以犧字卽得名之義故讀如字音
許宜反然考古音犧本讀如莎犧說文从義聲義从義聲義从我
聲我與莎音近輒轉相證知鄭王雖異實亦不甚異也故周禮司
尊彝節司農讀獻爲儀儀音近義亦近莎足證二音之可合也若
其文則詩犧尊將將禮記尊用犧象犧尊在西犧尊疏市鼎字並
作犧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字並

作獻。又司尊釋文云：獻或作戲。禮記禮器釋文云：獻本又作戲。則犧尊又有作戲尊者。至正義引鄭志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則字似又有作娑者。故曰字異者。四顧作娑者。因有娑娑之義。而字不見於經。不足爲據。其作獻者。鄭注固謂齊人之聲誤。正義亦云然。至戲乃獻之變文。更不容詳。是則當以作犧尊爲正也。夫字旣从犧。其義必有所取。案莊子天地篇云：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云：犧尊猶疏鏤之尊。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云：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賦

雕其文而爲眾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詩詠將將。稱其盛美。而古來稱物之盛美者。每舉犧尊也。毛氏鄭司農鄭志說雖不同。而同爲彫文刻鏤之義。固不甚相遠。至阮諶謂以牛爲飾。因犧字从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憊爲犧。然則羊亦曰犧。雞亦曰犧。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名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淮南謂龍蛇虎豹之類。皆刻畫之。其或然乎。然諶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土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於是後人信王而疑毛鄭諸儒。夫周官六尊六彝。多取鳥獸之

文雞彝鳥彝虎彝雌彝皆畫其形非彝之全體似鳥獸也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諸彝不合其不可信一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尊者宗廟之祭器也齊大夫非惟不能有之卽有之而送女安得用宗廟之祭器其不可信二也且犧尊果爲子尾送女之器必有子尾款識王肅然後能辨既有子尾款識則是子尾家用之物非宗廟獻尸之尊其不可信三也據莊子淮南子所云則犧尊以木爲之今魯郡所得者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則是金器而非木器其不可信四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尊本與犧尊無涉王肅特好與鄭難故妄援之以爲證耳古物無存書闕有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完

閒不能確爲考據然與其信王而疑毛鄭則不如信毛鄭而屏王也

申毛鄭而黜子雍層層辨駁爽快絕倫其據莊子淮南說尤足破後儒之惑

豐字形聲解

鄭德瑱

豐字形聲。其說不一。說文豐部。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不著其何由得聲者。許君自有愆意。而後人疑之。於是。有據戴侗六書故之說者。或以爲當從蜀。本作半聲。山取其高大。或以爲當如唐本作从豆。从山。半聲。有據鄭康成儀禮注者。則以爲其爲字从豆。幽聲。有據錢大昭所藏之𦉳字瓦。而牽合於許君象形之說者。又以爲𦉳聲。而山象形。此其說皆是也。而實則皆非也。夫豐之由半得聲。音義皆合。以爲半聲是矣。而豐之上體。乃有二半。不應但云半聲。至謂山取高大。亦與儀禮鄭注卑而大之說不合。則據蜀本

崇實書院誤藝

卷三

五

者非也。𦉳从二半。猶二余爲彘。二水爲赫。二魚爲鱉。不必同字。而不必不同音。雖其字不見。鄒書或由傳寫之遺脫。以爲𦉳聲是矣。而从山何義。旣無可依之訓。且半字从生。𦉳竝二半。篆當作𦉳。今豐字篆作𦉳。則据唐本者亦非也。曲字旣見鄭注。必非無據。疑說文本有曲字。而脫之。果有曲字。則篆文有山。籀文無山。同爲一字。觀豐之重文。有籀文豐。可見以爲曲聲是矣。而無山之籀。變作𦉳。形有山之篆。何以不作𦉳形。則据鄭注者亦非也。至瓦文之𦉳。未必不由半得聲。要其下二筆。不作平畫。必非凡造。以爲𦉳聲是矣。而阮氏元說此瓦以𦉳爲𦉳。𦉳𦉳無別。其以山爲象形。是但象豆

形而非象豆實豐滿之形當非許意則据瓦文𦍋字以爲𦍋聲而
山象形者亦非也然則豐字果何所取義乎曰此兼諧聲會意而
一寓於象形者也豐本以丰爲聲生部丰艸盛丰丰也詩子之丰
兮傳云丰豐滿也箋云面兒丰丰然豐滿以豐釋丰則可知豐之
義本於丰以丰丰釋丰又可知二丰之卽爲一丰此諧聲也顧其
文不作𦍋而作𦍋者少見土上爲生生上下達爲丰四少爲𦍋𦍋
重二艸已見中而不見土况重三艸乎造字者蓋以丰訓艸盛𦍋
重三艸愈見其盛此會意也三豎一橫象豆形內重三艸象豆實
形少上見也上見者如是之眾則豐滿可知豐从二𦍋而微變其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文實兼聲與意而取之此諧聲會意而一寓於象形也許君但云
象形固謂其聲與意胥可求之於形耳於此見古人造字之巧而
昧其指而泥以求之則失之遠矣

以諧聲會意象形合說豐字從前說經諸家均未道及可謂卓
識不磨

而非象豆實豐滿之形當非許意則据瓦文𦍋字以爲𦍋聲而

豐字形聲解

竺士康

鄭君註儀禮與許氏說文解字說不合於是乎

國朝諸大師索隱甄微而爲之說若段玉裁桂馥王昶胡培翬王

筠阮文達洪頤煊皆言之甚詳而要以曲爲非字竊意不然何以

言之按鄭注大射禮曰其爲字從豆曲聲賈疏亦云是唐本鄭注

本如是也可無庸疑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說文半訓艸盛黃公紹均會云說文本作𠄎據此則知古文豐字

本從𠄎亦兼取盛情許鄭並同但鄭以古文豐不從山故但云半聲傳寫加山作曲按此說未瑋

按豐之古文存者自說文豐字外尙有單癸卣作壹秦銘勛鐘作

𠄎汗簡作𠄎數字多從𠄎而不加山似乎鄭注作從曲者誤然細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

揆之實有其字特以無類可歸故許君不收遂爲佚字耳曷以證

之證之於幽字幽隱也從山中兹兹亦聲幽可以從山中兹幽獨

不可從山中并乎是幽之有其字明矣而所以不收於說文以其

無類可歸也或曰歸於生部半字下不知半之古文雖有并字見

上而并不成部或可附半字若曲再附之於產隆甡甡諸字中不

類且有乖於生部之例故不收也或曰歸於山部山部如岳岱島

嵒嶧嵒嵒罔巒密墜岳岳諸字山俱在下與曲字形近可附也

不知此數者或爲山名或爲山形有合於山故隸之若曲字義與

山無隸收之亦乖於例觀乎幽之隸兹不隸山可知矣故不之收

也。或曰可歸於豐部。不知豐次於豆。豐二部之後。故曰豆之豐滿者。也。豔字從之。因隸其部。若曲則何所附麗乎。且曲爲母。豐爲子。母可以統子。子不可以統母。例也。此豐部之所以不收也。審是數端。古實有其字。特許君未收。而於豐部訓釋中著其字。後世妄改其訓釋。遂滋學者之疑。然而據鄭注可以釋之也。更有徵者。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從豆。從山。幷聲。蜀本丰聲。從山。取其高大。唐本未經竄改。實許君舊訓。則曲之實有其字。可見段氏不必據旒林之例駁之也。抑又思之不特曲之字可決其有。卽曲之訓可得而稽也。其訓維何。卽詩豐艸傳之茂。曷言之文字多象形。如秝

林竹草花棘韭之類是也。半草盛。半手也。加艸於山上。象草木出於山上之形。故謂之茂也。豐蕪之豐。卽其本字。然則許君何以不錄也。以豐爲豆。豐滿之誼。卽可引伸爲豐蕪解。在六書之中。則爲轉注。故有豐而曲可媾也。至於賈疏云。爲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一豆字。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豐。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按賈疏以豐爲上聲下形。不誤。云曲是承尊之器。豐爲豐年之豐字。則非也。承尊器之豐。豆象其形。觀聶氏三禮圖可知矣。賈氏以曲當之。彼此誤易。而胡氏肇斯曰。賈說豐字。其謬不一。而足

洵然也。要之曲實有其字，正不必據脫誤許書以疑鄭注也。

貫串郵書塙守鄭注實足補前人所不逮，不僅爲兩家作調人也。

學實書院課藝

卷三

辛酉



貫串郵書塙守鄭注實足補前人所不逮，不僅爲兩家作調人也。

豐字形聲解

趙鼎仁

說文今本多殘闕。賴古書援引，尙存其舊。如豐部云：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按儀禮鄉飲酒禮，無豐。此句亦疑有脫誤。聶氏三禮圖云：豐，罰爵象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載孟戒酒。崔駰酒箴所謂豐侯沈酒，荷罍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者也。說文豐侯之義當如此。但云鄉飲酒有豐侯者，則辭義不成。必當有誘脫。此與上豐滿零爲一義。蓋叔重存經師之異說也。若鄭注大射儀，據古文故，但云从豆辨聲，而傳寫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豐爲豐年字，則凡說矣。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五十五

且賈氏旣云豐字上聲下形，復以曲爲象形，亦自相矛盾。至若小徐注，辨象豆中所盛也。朱豐芑又謂豐从豆从囟會意，山取其高大，辨象滿形，則以豐爲會意字，而不成其爲形聲矣。而反詆鄭注及戴氏六書故，引唐本蜀本之以丰者爲非，亦何其固哉。鄭君精於六書，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故儀徵阮氏說辨字瓦云：豐字當是辨聲，而山象形。蓋鄭注轉寫至今，亦多譌誤。若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山象形，辨聲，則自得其解，而無待繁辨矣。

要言不煩渙然冰釋

說文解橐曰囊也。其解囊曰橐也。二者互釋無專解。惟其解褰褻字曰褰褻也。褻俠也。一曰橐。六書正偽。因謂橐有藏挾於衣中之義。宋人謂之褚橐。詩毛傳小曰橐。史記陸賈傳注引詩傳曰大曰橐。賈橐中裝直千金。不可謂小。然與毛傳又互異。埤蒼謂無底曰橐。唐韻解橐曰囊無底。二說相同。南史周捨問劉杳曰。尙書著紫荷橐。相傳云絜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韋昭張晏注並云囊囊也是。可爲以囊解橐之證。左傳甯子職納橐。時衛侯在難。甯俞私饋食。懷而進之。是可爲以褻解橐之證。並可爲

小曰囊之證。楊雄傳曰。范睢扶服入橐。史記田完世家曰。盛陽生橐中。遼史直古魯傳曰。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以橐盛人。小則不能容。王充論衡曰。米在囊中。粟在橐中。粟大於米。則盛粟者亦必大於盛米。是皆足爲大曰橐之證。夫囊橐互解。橐之大小。又不一。則惟無底之說爲可憑焉。然無底之器。何以盛物。何以便於啟行。竊思所謂無底者。非穿底之謂。乃是以革或布兩面紩成。遂緝其下縫。不別爲之底也。增韻器譬爲底。有寬平之意焉。底旣寬平。則上必取方。談錄所稱烏皮照袋。四方有蓋并襷。則其有底不待言。今若兩面紩成。其勢相夾。如呂蒙正夾袋之式。許氏訓之同於囊。

俠實於無底之義已該表異錄廣陵王荆作飛書封以方底注方
底囊所以盛書也封之云者乃別加之謂而囊則無用加矣囊有
底則口大故便於探囊無底則下垂而口束故窺伺者常用胙朱
史宋昌言傳曰市井少年其為胙囊胙者從旁開之謂囊之小者
或佩或挈故被胙也以其大者言之囊文從束義亦兼束其長大
有囊之體其張而益大得囊之用張其口以盛物復束而負載之
其下垂似有底乃物之充物使然非本有底也今之纍纍然載於
囊駝者可見已

釋新穎解無底獨出心裁可稱定論

崇實書院課藝

卷三

毛

夫不運以自運... 其下垂似有底... 囊駝者可見已... 俠實於無底之義已該表異錄廣陵王荆作飛書封以方底注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封之云者乃別加之謂而囊則無用加矣囊有底則口大故便於探囊無底則下垂而口束故窺伺者常用胙朱史宋昌言傳曰市井少年其為胙囊胙者從旁開之謂囊之小者或佩或挈故被胙也以其大者言之囊文從束義亦兼束其長大有囊之體其張而益大得囊之用張其口以盛物復束而負載之其下垂似有底乃物之充物使然非本有底也今之纍纍然載於囊駝者可見已

